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九十

明 李清 撰

北史一百四

宣武胡后

元賀君

元紹

宗受

乙渾

蕭寶寅

題逆后賊臣

或問於予曰予舉馮胡兩后而賊之何也前史有此例否曰無有然儼天子且母天下而皆以弑君無所逃賊

則緣而下之凜如矣若帝子也而逆宗室也而逆文武
諸臣與奄人也而逆皆置散傳散何以懲故予彙為賊
后逆臣傳附夷狄後或曰賊后可乎予曰否夫魏修齊
洋隋堅等咸大書特書正其弒於本紀嚴帝寧寬后嚴
后寧寬諸臣

文成后馮氏長樂信都人父朗秦雍二州刺史西城郡
公母樂浪王氏后生於長安有神光之異朗坐事誅后
遂入宮太武左昭儀后之姑也雅有母德撫養教訓年

十四文成踐極以選為貴人後立為皇后文成崩故事國有大喪三日後御服器物悉焚百官及中官皆號泣臨之后悲叫投火左右救之良久乃蘇獻文即位尊為皇太后丞相乙渾謀逆獻文年十二居諒闇太后密定大策誅渾

愚按以太后誅權臣得未曾有深謀祕計惜不詳載

遂臨朝聽政及孝文生太后躬親撫養是後不聽政事太后行不正内寵李奕獻文因事誅之太后不得意遂

害帝承明元年尊曰太皇太后復臨朝聽政后性聰達
自入宮掖粗學書計及登尊極省決萬機孝文詔罷鷹
師曹以其地為太后立報德佛寺太后與帝遊於方山
顧川阜有終焉之志因謂羣臣曰舜葬倉梧二妃不從
豈必遠祔山陵然後為貴哉
愚按馮后為此言蓋亦自愧失節難見先皇於地下
耳
吾百歲後神其安此乃詔有司營壽陵於方山又起永

圓石室將終為清廟太和五年起作八年而成刊石立

碑頌太后功德

酈道元水經注曰方陵上有文明太后陵陵東北有

高祖陵二陵南有永固堂堂之四隅栱階欄檻及扉

戶梁壁椽瓦悉文石也檐前兩柱採洛陽八風谷石

為之雕鏤隱起堂之內外四側以文石為椽並隱起

忠孝之容題刻貞順之名廟前鐫石尤佳左右列栢

四周迷禽闇日南川表二石闕御路下望靈泉宮池

皎若圖鏡

太后以帝富於春秋乃作勸戒歌三百餘章又作皇誥十八篇文多不載太后立文宣王廟於長安又立思燕佛圖於龍城皆刻石立碑又制內屬五廟之孫外戚六親緦麻皆受復除性儉素不好華飾躬御縵繒寀人上膳按裁徑尺羞膳滋味減於故事十分之八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寀人昏而進粥有蝘蜓在太后舉匕得之帝時侍側大怒將加極罰太后笑而釋之自太后臨朝

專政孝文雅性孝謹不欲參決事無巨細一稟太后太后多智猜忍能行大事生殺賞罰決之俄頃多有不關帝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動內外故杞道德王遇張祐苻承祖等拔自微閒歲中至王公王叡出入臥內數年便為宰輔賞賚千萬億計金書鐵券許以不死李沖以器能受任亦由見寵幃幄密加賜賚不可勝數

南齊書魏虜傳曰輔國將軍劉纘兩使虜太后馮氏悅而親之

后性嚴明假有寵待亦無所縱左右纖介之愆動加捶楚多至百餘亦數十然性不宿憾尋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貴人人懷於利欲至死不思退太后曾與孝文幸靈泉池宴羣臣及蕃國使人諸方渠帥各令為其方舞孝文上壽太后欣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羣臣各言其志於是和歌者九十人太后外禮民望元丕游明根等頒賜金帛輿馬每褒美叡等皆引丕參之以示無私又自以過失懼人議已小有疑忌便見誅戮迨后之没

孝文不知所生若李訢李惠之徒猜嫌覆滅者十餘家死者數百人率多枉濫天下寃之

魏書靈徵志曰太和元年五月京師有雌鷄二首生冠如角又同月有狐魅截人髮皆太后信任羣小行多不正之徵

十四年死於太和殿年四十九其日有雌雄集太華殿帝勺飲不入口五日毁慕過禮謚曰文明太皇太后葬永固陵日中而反虞於鑒玄殿詔曰尊旨從儉不申罔

極之痛稱情允禮仰損儉訓之德進退思惟倍用崩感
又山陵之節亦有成命內則方丈外裁奄坎脫於孝子
之心有所不盡者室中可二丈墳不得過三十步今以
陵萬世所仰復廣為六十步孤負遺旨益以痛絕其幽
房大小棺槨質約不設明器素帳縵茵瓷瓦之物亦皆
不置此則遵先志從冊令俱奉遺事而有從有違未達
者或以致怪梓宮之裏玄堂之內聖靈所憑已一一奉
遵仰昭儉德其餘外事有所不從以盡痛慕之情其宣

示遠近著告羣司上明儉誨之美下彰違命之失及卒
哭孝文服衰近臣從服三司以下外臣衰服者變服就
練七品以下盡除即吉設祔祭於太和殿公卿以下始
親公事帝毀瘠絶酒肉不内御者三年

魏書天象志曰獻文暴崩由文明太后及太后崩孝
文方修諒陰之儀篤孺子之慕竟未能述宣春秋之
義以懲其黨是故胡后循之卒傾魏室豈不哀哉

初帝孝於太后乃於永固陵東北里餘營壽宫遂有終

焉瞻望之志及還洛陽乃自表經西為山園之所

此孝文陵陵河南一徵詳見本紀

而方山虛宮號萬年堂云

宣武后胡氏安定臨涇人司徒國珍女母皇甫氏産后日赤光四照京兆山北縣有趙胡善卜相國珍問之胡云賢女有大貴之表方為天地母生天地主勿過三人知也后姑為尼頗能講宣武初入講禁中積歲諷左右稱后姿行乃名入掖庭為承華世婦而椒庭中以國舊

制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惟后每謂夫人等言何緣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也孝明在孕同列猶以故事相恐勸為計后固意確然幽夜獨誓但使所懷是男次第當長子子生身死不辭既誕孝明進為充華嬪先是帝頻喪皇子自以年長深加慎護為擇乳保皆取良家宜子者養於別宮皇后及充華皆莫得撫視及孝明踐祚尊后為皇太妃後尊為皇太后臨朝聽政猶曰殿下後改令稱詔羣臣上書曰陛下

自稱曰朕太后以孝明沖幼未堪親祭欲傍周禮夫人與君交獻之儀代行祭禮禮官博議以為不可而太后欲以幃幔自鄣觀三公行事重問侍中崔光光便據漢和熹鄧后薦祭故事太后大悅遂攝行初祀太后性聰悟多才藝姑既為尼幼相依託略得佛經大義親覽萬幾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又自射針孔中之大悅賜左右布帛有差先是太后勅造申訟車時御焉出自雲龍大司馬門從宮西北入自

千秋門以納寃訟又親策孝秀州郡計吏於朝堂太后與孝明幸華林園宴羣臣於都亭曲水令王公以下賦七言詩太后詩曰化光造物含氣貞孝明詩曰恭已無為頼慈英王公以下賜帛有差太后父卒百寮表請公除不許尋幸永寧寺觀建刹於九級之基僧尼女士赴者數萬人及改葬文昭高后太后不欲孝明帝主事乃自為喪主出至終寧陵親奠遣事還哭於太極殿至於訖事皆自主焉後幸嵩高山夫人九嬪公主以下從者

數百人升於頂中廢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例尋幸闕口溫水登雞頭山自射象牙簪一發中之敕示文武然逼幸清河王懌婬亂肆情天下惡之領軍元乂長秋卿劉騰等奉孝明於顯陽殿幽太后北宮殺懌禁中後太后從子都統僧敬與備身左右張車渠等數十人謀殺乂復奉太后臨朝事不克僧敬坐徙邊車渠等死胡氏多免黜後孝明朝太后於西林園宴文武侍臣飲至日夕乂乃起至太后前自陳外云太后欲害己及騰太

后答云無此語遂至極昏太后乃起執孝明手下堂言母子不聚久今暮共一宿諸大臣送我入太后與帝向東北小閤左衛將軍奚康生謀殺乂不果自劉騰死乂漸寛怠太后與孝明及高陽王雍為計解乂領軍太后復臨朝大赦改元自是朝政疎緩威恩不立天下牧守所在貪惏鄭儼汙亂宫掖勢傾海内李神軌徐紇並見親侍一二年中位總禁要手握王爵輕重在心宣淫于朝四方穢之

伽藍記曰太后臨朝閽寺專寵積金盈堂是以蕭忻云高軒斗升者盡是閹官之嫠婦胡馬鳴珂者莫不黃門之養息也忻陽平人愛尚文籍少有名譽見閹寺寵盛故發此言因即知名為治書侍御史

文武解體所在亂逆由於此矣

魏書靈徵志曰熙平二年春有狐魅截人髮至六月太后詔諸截髮者鞭之千秋門外又正光元年虎賁中郎將蘭𫀡家雄雌二鷄各首生兩角毛聳過冠皆

與馮太后臨朝同

僧敬又因聚集親族泣諫曰陛下母儀海内豈有輕脱如此大怒自是不召僧敬内為朋黨防蔽耳目孝明所親幸者太后多以事害之有密多道人能胡語帝置於左右太后慮其傳致消息三月三日殺之城南大巷中方懸賞募賊又殺領左右鴻臚少卿谷會紹達於禁中皆帝所親也母子間嫌隙屢起鄭儼慮禍乃與太后計因潘嬪生女妄言皇子便大赦改元武泰復陰行鴆毒

其年二月孝明暴崩

魏書曰肅宗之崩事出倉卒咸言鄭儼徐紇之計乃奉潘嬪女言太子即位經數日見人心已安始言潘嬪本生女今宜更擇嗣君遂立臨洮王子釗爲主年始二三歲天下愕然及爾朱榮稱兵渡河太后盡召孝明六宮入道亦自落髮榮遣騎拘送太后及幼主於河陰太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衣起太后及幼主並沈於河

伽藍記曰太后常見沙門寶公問以世事寶公曰把

梟與雞呼朱朱時人莫解後為尒朱榮所害始驗
太后妹馮翊君收瘞雙靈寺孝武時始葬以后禮追謚
曰靈
元六修穆帝長子少兇悖穆帝五年遣六修與輔相衛
雄范班及姬澹等救劉琨帝躬統大兵為後繼劉粲懼
突圍走殺甚衆帝因大獵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為變赤
帝少子比延有寵欲以為後出六修居新平城而黜其
母六修有騂騮駿馬日行五百里帝欲取給比延後六

修來朝又命拜比延六修不從帝乃坐比延於己所乘步輦使人導從出遊六修望見以為帝謁伏路左及至乃比延慙怒而去帝怒伐之軍不利六修殺比延帝改服微行人間有賤婦人識之帝遂為六修所弑桓帝子普根先守於外聞難來赴滅之

元寔君 貽成庶長子

愚按貽成次子又單名寔即道武父獻明帝也新唐書元氏世系圖見於宰相表者乃以寔為寔君大悞

性愚多不仁暆成季年秦王苻堅遣其行唐公苻洛等來犯南境暆成遣劉庫仁逆戰於石子嶺暆成時不勝不能親勒衆軍乃率諸部避難陰山度漠北高車四面寇抄復度漠南洛軍退乃還雲中初暆成以弟孤讓國乃以半部授孤孤子斤失職懷怨欲伺隙為亂獻明帝及秦明王翰皆先終道武年甫五歲慕容后子闕婆等雖長國統未定斤因說寔君曰王將立慕容所生欲先殺汝是以頃來諸子戎服夜以兵仗遶廬舍伺便將發

時洛等軍猶在君子津夜常警備諸皇子挾仗彷徨

廬舍寶君因信斤言乃盡殺諸皇子昭成亦遇殺其夜

諸皇子婦及宮人奔告洛軍堅將李柔張蚝勒兵內逼

部衆離散堅聞之召燕鳳問其故以狀對堅曰天下之

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轘之長安

元紹字受洛拔道武帝孫子天興六年封清河王有寵

然性凶險好劫剝行人斫射犬豕以為戲樂有孕婦紹

剖觀其胎道武嘗怒之倒懸井中垂死乃出明元常以

義方責之由此不協

魏書禮志曰帝懼有變乃禱於武周車輪二山以祈

福

而紹母賀夫人有譴帝將殺之會日暮未决賀氏密告

急於紹紹乃與帳下及宦者數人踰宮犯禁帝驚起求

弓刀不及遂被弑明日宮門至日中不開紹稱詔召百

寮于西宮端門前北面立紹從門扇間謂曰我有父亦有

兄公卿欲從誰王公以下皆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

公長孫嵩曰

魏書載長孫嵩曰從王乃繼以羣臣方知晏駕而不審登遐狀北史刪改未當

臣等不審登遐狀唯陰平公元烈哭泣而去於是朝野兇兇人懷異志肥如侯賀護舉烽安陽城北故賀蘭部人皆往赴之餘舊部亦率子弟招集故人往往相聚紹聞人情不安乃出布帛頒賜王公以下先是明元在外聞變乃還

魏書禮志曰燕陰公主帝姊也紹為逆有保護功潛中山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衆皆響應明元至城西衞士執送紹賜紹母子死誅帳下閹官宮人為內應者十數人其先犯乘輿者羣臣於城南都街生臠食之紹時年十六紹母即獻明后妹美而豔道武如賀蘭見見而悅之告后請納焉后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帝密令人殺其夫納之生紹終至大逆云

宋書索虜傳曰先有神巫戒珪云當有暴禍唯誅清

河殺萬人乃免珪乃滅清河一郡守自殺人欲盈萬數夜恒變易寢處人莫能知惟愛妾萬人知之後與珪子清河王私通慮事覺令萬人內應伺珪獨處殺之珪臨死曰清河萬人之言乃汝等也愚按萬人慶賀夫人紹生母也非所通父妾乃南人傳聞之訛世俗喜其新奇遂訛以傳訛令正之

宗愛不知所由來以罪為閹歷碎職至中常侍正平元年元正太武大會於江上班賞羣臣以愛為秦郡公景

穆監國每事精察愛天性險暴行多非法景穆每銜之給事之侯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為權勢太武頗聞之二人與愛並不睦愛懼道盛等按其事遂構告其罪詔斬道盛等於都街時太武震怒景穆遂以憂薨是後太武追悼不已愛懼誅遂謀逆二年太武暴崩愛所為也尚書左僕射蘭延

內入諸姓有烏洛蘭氏孝文改蘭氏

侍中吳興公和疋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秘不發喪延疋

二人議以文成沖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秘室攝以文成世嫡不可捨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猶豫愛知其謀始發負罪東宮與吳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延等以愛素賤弗之疑皆隨入愛先使閹豎三十人持伏宮內及延等入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又執秦王翰殺之永巷而立余余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秘書封馮翊王愛位居元輔錄三省兼總戎禁坐召公卿權恣日甚

內外懼之羣情咸以為愛必有趙高閻樂之禍余疑之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黃門賈周等夜殺余文成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

乙渾代人和平末為車騎大將軍文成崩獻文以幼沖嗣位渾因是專權矯詔殺尚書楊保年平陽公賈愛仁南陽公張天度於禁中又召司徒陸麗於代郡溫泉及至見渾不法數爭之又為渾所殺并及穆多侯多侯壽之弟也遂自為太尉錄尚書事隔絕內外百官震恐順

陽公郁謀誅渾渾復殺之未幾又自為丞相位居諸侯王上事無大小皆決於渾渾專恣日甚又欲為其妻求稱公主掌吏曹事賈香謂非庶姓可稱執不從渾怒罵曰老奴官慳又將害之會侍中元丕告渾謀反馮太后乃定策戮渾

蕭寶寅字智亮齊明帝第六子廢主寶卷母弟初封建安王及和帝立改封鄱陽王梁武克建業以兵守之將加害其家閹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黃神密計穿墻夜

出賓寅具小舟於江岸脫本衣服着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略躡屩徒步足無完皮防守者至明追之賓寅假爲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渡西岸遂委命投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天龍惠連等三人棄家將賓寅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壽春東城戍戍主杜元倫推檢知實蕭氏子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爲掠賣生口也澄待以客礼乃請喪

君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之制給其齊衰寶寅從命澄率官寮赴弔寶寅居處有禮不飲酒食肉輟笑簡言一同極哀壽春多其故義皆受慰唁唯不見夏侯一族以其同梁故也改日造澄澄深器重之及至京師宣武禮之甚重伏訴闕下請兵南伐雖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梁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胄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效帝謂伯之所陳時不可失以寶寅懸誠除使持節都督東揚州刺史鎮東將軍丹陽郡

公齊王配兵一萬令據東城待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
命其夜慟哭至晨備禮策授賜車馬什物事從豐厚猶
不及劉昶優隆也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
智三人等為積弩將軍文榮等三人為强弩將軍並為
軍主寶寅雖少羈寓而性雅重過期猶絶酒肉慘悴形
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及被命當南伐貴要多相憑託
門庭賓客若市書記相尋寶寅接對報復不失其禮正
始元年寶寅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停壽春栖賢寺

逢梁將姜慶真圍逼壽春寶寅躬貫甲冑率衆力戰勇冠諸軍聞見者莫不壯之遂破走慶真還改封梁郡公及中山王英南伐寶寅又表求征與英頻破梁軍乘勝攻鍾離淮水汎溢寶寅與英狼狽引退士卒死没者十四五有司奏寶寅守東橋不固軍敗由之處以極法

魏書載詔曰寶寅因難投誠宜加矜貸

詔恕死免官削爵還第尋尚南陽長公主主有婦德事寶寅盡禮雖好合積年不替賓寅每入室主必立待之

相遇如賓非自太妃疾篤未曾歸休寶寅性温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内外諧穆清河王懌親而重之永平四年盧昶克梁朐山戍以琅琊戍主傅文驥守之梁師攻文驥昶督衆軍救之詔寶寅為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别將長驅往赴授昶節度寶寅受詔

魏書載詔曰卿忠規内挺必欲鞭尸楚墓故授卿摠統宜其勉與寶寅對曰臣仇耻未復枕戈待旦雖無申包之志敢忘伍胥之心誓必拉彼奸勍以清王畧

泣涕橫流哽咽良久後衆軍敗唯寶寅全師還延昌初除瀛州刺史復其齊王遷冀州刺史及大乘賊起寶寅遣軍討之頻為賊破臺軍至乃滅之靈太后臨朝還京師梁將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除寶寅使持節都督東討軍事鎮東將軍討之復封梁郡公熙平初梁堰既成淮水將為揚徐患寶寅於堰上流更鑿新渠水乃小減乃遣壯士千餘人度淮火其竹木營聚破其三壘火數日不滅又分遣將破梁將垣孟孫張僧副等於淮

北仍渡淮南焚梁徐州刺史張豹子等十一營及還京師為殿中尚書寶寅在淮堰梁武寫書招誘之

魏書載梁武書曰謝齊建安王寶寅亡兄長沙宣武王昔投漢中值北寇華陽地絶一隅内無素蓄外絶繼援守危疎勒計踰田單卒能全土破敵以弱為强齊明帝每念此功未嘗不輟箸咨嗟及至張永崔慧景起事大將覆軍於外小將懐二於内亡兄忠勇奮發旋師大峴重圍累日一鼓魚潰克定慧景功踰桓

文亡弟衛尉兄弟戮力內外大勳不報翻罹荼酷百口幽執禍害相尋朕於齊明帝外有龕敵之力內盡幃幄之誠日自三省曾無寸咎忽遣劉山陽輕舟西上來見掩襲時危事迫所以誓衆樊鄧會踰孟津本欲翦除梅虫兒茹法珍等以雪寃酷反身素里屬張稷王珍國已建大事寶晊子晉屢動危機迫樂推之心膺上天之命宣其始顧所以自有天下絕棄房室斷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見其本心勿謂今日之位可

重朕之視此不如一芥而今立此堰卿當未達本意朕於昆虫猶不欲殺何急爭無用之地戕蒼生之命正為李繼伯在壽陽侵犯邊境歲月滋甚或攻小城小戍或掠一村一里小相酬答終無寧日邊邑爭桑吳楚連禍所以每抑鎮戍不與校計繼伯既非大舉所以不復文移北王卿幼有倜儻之心早懷縱横之氣往於石頭舉事雖不克捷亦丈夫也今止河洛真其時矣雖然為卿計者莫若行率此衆襲據彭城别

當遣軍以相應援得捷後便遣鄉兄子屏侍送鄉國
廟並室家及諸姪從若方欲還北更設奇計恐機事
一差難重復集勿為韓信受困野雞
寶寅表送其書陳忿毒之意志存雪復屢請居邊神龜
中為都督徐州刺史車騎大將軍乃起學館於清東朔
望引見土姓子弟接以恩顏與論經義勤以聽理吏民
愛之正光二年徵為尚書左僕射善於吏職甚有聲名
四年上表曰竊惟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

之端自非職為九官任當四嶽授曰爾諧讓稱俞往將何以充厭大名比來官罔高畀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能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實皆爽謂之考功事同汎陟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絶或具寮離索或同事凋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遥散落都盡累年之後方求追訪無不苟相悅附共為脣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賢達君

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
上下相蒙莫斯爲甚又勤恤民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
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爲程既而限滿代還
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東南兩省文
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
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
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
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内外相懸厚薄如此周之藹藹

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況親非肺腑才華秀逸或充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懸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嬴益坐獲數階之官籍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偽辯鋒出役萬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抑之則其流已往引之則有何紀極案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事致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

治而誅賞之愚謂令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辯在官日月其衆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宕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繆即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否容其進退旣定其優劣善惡交分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對共裁量其外內考格乞求博議以爲畫一若殊謀異策

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如
援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傍
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積穢我彝章撓兹大典謂宜明
加禁斷以全至化詔付外博議以為永式竟無所改時
梁武弟子西豐侯正德來降寶寅表曰
魏書載表曰臣聞三千之罪莫大不孝正德居猶子
之親竊通侯之貴父榮於國子爵於家履霜弗聞去
就先結隔絶山淮温凊永盡以此為心心可知矣昔

越棲會稽賴宰嚭獲立漢困彭宋藉丁公幸免吳項

已平二臣即法豈不錄其情哉欲明責以示後況遺

君忽父狼子是心

正德既不親親安能親人脫包此凶醜置之列位百官

是象其何誅焉臣釁結禍深痛纏骨髓日暮途遙報復

無日豈區區一豎哉但愚衷寸抱敢不申陳

魏書曰伏願少垂察覽論其是非使秋霜春露施之

有在相鼠攸刺遄死有歸無令申伋受笑於尚存曾

閔淪名於盛世
正徳既至京師朝廷待之尤渥㳟餘還叛初秦州城人
薛珍劉慶杜遷等反執刺史李彦推莫折大提為首自
稱秦王大提尋死其第四子念生竊號天子改年天建
置官僚以息阿胡為太子其兄阿倪為西河王弟天生
為高陽王伯珍為東郡王安保為平陽王天生率衆出
隴東遂寇雍州屯於黑水朝廷甚憂之除寳寅開府西
道行臺為大都督西征孝明幸明堂餞之寳寅與大都

督崔延伯擊天生大破之追奔至小隴進討高平賊帥万俟醜奴於安定更有負捷時天水人吕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後與兄衆保於顯親聚衆討念生戰敗奔於胡琛琛以伯度爲大都督秦王資其士馬還征秦州大破念生將杜粲於城紀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賢於永洛城遂至顯親念生率衆身自拒戰又大敗伯度乃背胡琛遣其兄子忻和率騎東引大軍念生事迫詐降於寶寅朝廷嘉伯度立義之功授涇州刺史平秦郡

公而大都督元修義高聿停軍隴口久不西進念生復反伯度為醜奴所殺故賊勢更甚寶寅不能制孝昌二年除寶寅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假大將軍尚書令給前後部鼓吹寶寅初至黑水終至平涼與賊相對年年攻擊賊亦憚之關中保全寶寅之力三年正月除司空公出師既久兵將疲弊是月大敗還雍州有司處寶寅死罪詔恕為編户四月除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九月念生為其常

山王杜粲所殺合門皆盡粲降寶寅十月除尚書令復其舊封時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寶寅自以出師累年糜費尤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內不自安朝廷頗亦疑阻及遣御史中尉酈道元為關中大使寶寅謂密欲取己將有異圖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謠言鸞生十子九子殞一子不殞關中亂武王有亂臣十人亂者理也大王當理關中何所疑慮道元行達陰盤驛寶寅密遣其將郭子恢等攻殺之而詐

收道元尸表言白賊所害遂反僭大號大赦部內稱隆
緒元年立百官
魏書曰蕭寶寅起逆獨行岐州事杜顒據州不從
詔尚書僕射行臺長孫稚討之時北地毛鴻賓與其兄
遐紀率鄉義將討寶寅寶寅遣其將侯終德往攻遐終
德還圖寶寅
魏書曰蕭寶寅刺史雍州引韋嵩遵為中兵參軍深
見信任寶寅反令率衆出征嵩遵偽受其署既行遂

與侯終德還襲城

軍至白門寶寅始覺與終德戰敗携公主及其少子與部下百餘騎從後門出遂奔万俟醜奴醜奴以寶寅為太傅

按天光傳又云醜奴擊擒寶寅於靈州遂僭大號自縛與受投不同獲後稱號與奔便授官不同兩說安據

爾朱天光遣賀拔岳等破醜奴於安定追擒醜奴及寶

寅並送京師詔置閶闔門外都街中京師士女聚觀凡經三日吏部尚書李神儁黃門侍郎高道穆並與寶寅素舊二人相與左右言於孝莊謂其逆在前朝與將救免會應詔王道習自外至帝問道習在外所聞道習曰惟聞陛下欲不殺蕭寶寅人云李尚書高黃門與寶寅同欵並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道習因曰若謂寶寅逆在前朝便將恕之敗在長安為醜奴太傅豈非陛下御歴之日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然其言乃於太僕駝牛

著賜死將刑神僞攜酒叙舊對之下泣寳寅夸然自持了不憂懼惟稱推天委命恨不終臣節公主僞男女就寳寅訣别慟哭極哀寳寅亦色貌不改寳寅三子皆主生並凡劣長子烈復尚明帝妹建德公主拜駙馬都尉坐寳寅反伏法次子權與小子凱射戲凱矢激中之死凱妻長孫承業女輕薄無禮公主數加罪責凱竊銜恨妻復説之天平中凱遣奴害公主乃轘凱於東市妻梟首家遂滅

魏書論曰寶寅背恩忘義天重其罪鬼覆其門　愚按蕭鸞負義棄恩屠高武子孫殆盡寶寅之背魏猶父逆也其以逆臣伏誅何疑然以鸞毒害餘波在魏一枝應歸殄滅鸞始之而凱終之於寶寅何誅

寶寅兄子贊別見南史

爾朱兆字萬仁北秀容人太原王榮從子少善騎射趫捷過人數從榮游獵至窮巖絕澗人不能升降者兆必先之手格猛虎無所疑避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為爪牙

榮曾送臺使見二鹿投兆二箭令取供今食遂構火待之俄兆獲其一榮欲誇使人責兆不盡取杖之五十榮之入洛兆兼前鋒都督孝莊即位封潁川郡公後從上黨王天穆平邢杲又與賀拔勝擊斬元顥子冠受進破安豐王延明顥乃退走孝莊還宮論功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榮死兆自汾州據晉陽立長廣王曄投兆大將軍進爵為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遂輕兵倍道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已曰爾朱家欲

渡河用爾作壍波津令為縮水脈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往往以草表挿而導之忽失所在兆遂策馬涉渡是日暴風鼓怒黃塵漲天騎叩宮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袍撥弦矢不得發一時散走孝莊步出雲龍門外為兆騎所縶幽於永寧佛寺撲殺皇子汙辱妃嬪縱兵虜掠

伽藍記曰兆營軍尚書省建天子金鼓庭設漏刻嬪御妃主皆擁之於幕鏁帝於寺門樓上帝患寒隨兆

乞頭巾兆不與

停洛旬餘先令衛送孝莊於晉陽兆後於河梁監閱財貨遂弑帝於城內五級寺初兆將入洛遣使招齊神武欲與同舉神武時為晉州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而伐君其逆已甚

噫此二語讖耶他日何為自蹈之

我今不往恐彼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云山蜀未平不可委去騰乃詣兆申意兆不悅曰還白高兄弟吾有吉

夢今行必克騰聞之兆曰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堆傍地悉耕熟惟有馬閒草株往往猶在吾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騰還具報之神武曰兆等猖狂舉兵犯順吾勢不可事爾朱今天子列兵河上兆進不能渡退不得還吾乘山東下出其不意此徒可一舉而擒俄兆克京師孝莊幽縶都督尉景從兆南行以書報神武神武大驚召騰令馳驛詣兆示以謁賀密覘天子所在欲於路邀迎唱義天下晨

夜馳之遇孝莊於中路神武時率騎東轉聞孝莊已渡於是西還仍與兆書具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於海內兆怒不納而孝莊遂遇弑

冊府元龜曰時冀州刺史高翼聞兆弑莊帝保境自守謂諸子曰今社稷傾危人神忿怨正破家報國時爾朱兄弟性忌忌則多害汝等宜早圖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時不可失事未輯而卒

初榮既死孝莊詔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等令襲秀榮兆

入洛後步蕃兵勢甚盛南逼晉陽兆不暇留洛迴師禦之頻為步蕃所敗於是部勒士馬謀出山東令人頻徵神武神武晉州寮屬並勸不行神武揣其勢迫必無他慮決策赴之兆乃分三州六鎮人令神武統領神武既分兵別營乃引兵南出避步蕃之鋭步蕃至樂平郡神武與兆還討破斬之兆歸晉陽及節閔立授兆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兼錄尚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為天柱大將軍兆以榮所終官固辭不拜尋

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神武克殷州兆與
仲遠度律約拒之仲遠度律次陽平兆屯廣阿衆號十
萬神武廣縱反間
魏書曰時獻武王廣縱反間或曰世隆兄弟謀欲害
兆復言兆與王同圖仲遠等
兩不相信各致猜疑仲遠等頻使斛斯椿賀拔勝往喻
之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兆性麤獷意色不
平手揮馬鞭長嘯凝望深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

仲遠遣椿勝等追之若加曉譬兆不信拘縛將還經日放遣仲遠等於是奔退神武乃進擊兆軍兆軍大敗兆與仲遠度律既相疑阻世隆請節閔約兆女為后兆乃大喜世隆謀抗神武乃降辭厚禮喻兆赴洛惟其所欲兆與天光度律更結信約然後大會韓陵山戰敗復奔晉陽其年秋神武自鄴進討之兆大掠并州走秀容神武又追擊度赤洪嶺破之兆竄窮山殺所乘馬自縊于樹神武收葬之

史斜曰史官作兆傳言高王忠義惡兆犯順將舉義師夾輔王室由此言之高歡洵魏家純臣矣步蕃之師曾被大行寵詔何故代兆推拉又將如狗為人所嗾耶揔之兆屬粗人計可縛取而爾朱一族人身既惡咲之皆可下咽故假大義之名滅親暱之黨揄取權藉自關霸府其於魏室存亡孝莊生死猶秦越肥瘠何足介意史臣曲為美言胡顏之厚曰不然北來諸將酒肉既豐高王府中美官可欲斧鑽又可懼欲

與憪並史熊出矣

兆勇於戰鬬常居鋒首而粗脫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膽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兆弟智虎節閔封安定王與兆俱走神武擒而赦之後死晉陽

元鷙字孔雀魏平文帝後孝文末以軍功賜爵晉陽男武泰元年爾朱榮至河陰殺戮朝士鷙與榮共登高塚俯觀之自此與榮合永安初封華山王孝莊既誅榮從子兆為亂帝欲率諸軍親討而鷙與兆陰通勸帝曰黄

河萬俟尋可猝度帝遂自安及兆入殿鷙又約止衛兵帝見逼京邑破皆由鷙謀孝静初入為大司馬加侍中鷙容貌魁壯腰帶十圍有武藝木訥少言每息直省閣雖暑月不解衣冠曾在侍中高岳之席咸陽王坦恃力使酒衆皆下之坦謂鷙曰孔雀老武官何因得王爵鷙曰斬反人元禧首是以得之

愿按坦於此時何不反折之曰孝莊皇帝必在此庚紇所以屈賈充也

衆皆失色鶩怡然如故興和三年死贈假黄鉞尚書令司徒公

附見

元世儁魏景穆帝後頗有幹用而無行業襲父嵩高平縣侯爵孝莊時遷吏部尚書爾朱兆寇京師詔世儁以本官為都督守河橋及兆至河世儁初無拒守意便隅岸遥拜以五艘迎兆軍兆因得入洛陽京都破殘皆世儁罪尤為爾朱世隆所昵孝武初改封武陽縣子世儁

居選曹不能厲心多所受納為中尉彈糾坐免官孝靜時位尚書令世儁輕薄好去就興和中死贈太尉謚躁戾

愚按鸞導逆世儁逆逆似有别然亦一閒耳故附鸞後二人或王或侯皆考終孝靜時噫嵩歎之心可知矣

字文護字薩保周文兄邵公顥子幼有志度特為德帝所愛文帝入關以年小不從普泰初始自晉陽至平涼

時年十七大帝謂子並幼遂委以家務内外嚴肅文帝歎之以為類已及臨夏州留護事賀拔岳岳被害文帝至平涼以護為都督從破侯莫陳悅後以迎魏孝武功封水池縣伯從文帝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邙山之役為敵所圍賴都督侯伏侯龍恩救乃免坐免官尋復本位大統十三年進封中山公十五年還大將軍與於謹征江陵

周書曰護率輕騎為先鋒晝夜兼行

進兵徑至江陵城下以待大軍

周書曰城中不意兵至惶窘失圖護又遣騎二千斷江津收舟艦以待大軍

圍而克之師還護又討平襄陽蠻帥向天保等萬餘落初行六官拜司空文帝西巡至牽屯山遇疾召護至涇州入見帝曰吾形容若此必不濟諸子皆幼外寇方強天下事屬汝宜勉力成吾志護涕泣奉命行至雲陽文帝崩護秘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沖幼強寇在近人

情不安護綱紀内外撫循文武衆心乃定先是文帝常云我得胡力當時莫曉其指時人以護字當之尋拜柱國大帝山陵畢護以天命有歸諷魏恭帝禪代孝閔踐阼拜大司馬封晉國公邑萬户趙貴獨孤信等將謀襲護護因貴入朝執之黨與皆被害

本史作伏誅今正之

拜大冢宰時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等密要宫伯乙弗鳳張光洛賀拔提元進等為腹心說帝言護不守臣節

宜圖之

周書載植等說帝曰護自誅趙貴威權日盛謀臣宿將爭往附之大小政事皆決於護以臣觀之將不守臣節願早圖之又曰護常自比周公周公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陛下豈能七年邑邑乎帝然之數將武士於後園為執縛勢護微知之出植為梁州恒為同州欲遏其謀後帝思植等每欲召之護諫曰天下至親不過兄弟若兄弟自搆嫌隙他人何易可

親

周書曰太祖以陛下富於春秋屬臣後事臣情兼家

國實願竭其股肱若陛下親覽萬機威加四海臣死

之日猶生之年

但恐除臣後姦回得逞其欲非惟不利陛下亦危社稷

周書曰臣既爲天子兄復爲國家宰輔尚復何求願

陛下無惑讒口

因泣涕久之乃止鳳等益懼且知帝猶猜護密謀滋甚

遂克日將誅護光洛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祥小司馬尉遲綱等以鳳謀告之祥等並勸廢帝時綱總領禁兵護乃遣綱入宮召鳳等議事以次執送護第因罷散宿衛兵遣祥逼帝幽於舊邸召公卿畢集護第護曰先王勤勞王業三十餘年寇賊未平奄棄萬國寡人地則猶子親受顧命以略陽公既居正嫡與公等立而奉之革魏興周爲四海主自即位以來荒淫無度昵近羣小疎忌骨肉大臣重將咸欲誅夷若此謀遂行社稷必傾覆

人若死何面目以見先王今日寧負晷陽公豈可負社稷寧都公年德兼茂仁孝聖慈今欲廢昏立明公等以為何如羣公咸曰此公家事敢不唯命於是斬鳳等門外并誅植恒尋弑帝迎明帝於岐州而立之二年拜太師賜路車冕服封子至為崇業郡公初改雍州刺史為牧以護為之并賜金石之樂武成元年護上表歸政帝許之軍國大事尚委於護帝性聰睿有識量護深憚之有李安者本以鼎俎得寵於部擢為膳部下大夫至是

護令安因進食加毒帝遂崩護立武帝百官總己以聽
護自文帝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文帝崩後
皆受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
泰弑孝武護亦弑孝閔泰弑廢帝護亦弑明帝泰以
二十四軍屬相府護亦以二十四軍屬相府詐作偽
而詐效尤吾是以追恨
護第屯兵禁衛盛於宮闕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保定
元年以護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或有

希護旨者云周公德垂魯立文王之廟以護功比周公宜用此禮乃詔於同州晉國第立德帝别廟使護祭焉三年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以彰殊禮護抗表固讓初文帝創業即與突厥和親謀為掎角共圖高氏是年乃遣柱國楊忠與突厥東伐破齊長城至并州而還期後年更舉南北相應齊武成大懼先是護母閻與皇帝四姑及諸戚屬並沒齊皆被幽縶護居宰相後每遣間使尋求莫知音息至是並許還朝且請

和四年皇姑先至齊武成以護權重乃留其母為後圖
仍令人為閻作書與護曰
　周書曰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絕痛
　不自勝想汝悲思復安可處
吾年十九入汝家今八十矣凡生汝輩三男二女今日
目下不覩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邺差安
衰暮又得與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於汝掖劉新婦等
同居頗以自適但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

多損
周書曰今大猝降慈許歸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
豁然獲展
汝與吾别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
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第三屬兎汝身屬蛇鮮於修禮
起日吾合家大小先在慱陵郡住相將欲向左人城行
至唐河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第二叔時俱戰亡
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於及兒菩提并吾與汝

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未幾間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干各别分散寶掌軍管在唐城内經停三日寶掌所掠男夫女婦可六七千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至定州城南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蠕蠕奴望見鮮於修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縁由也後吾共汝在壽陽住時元寶掌若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

身四人同學傅士姓成為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
吾共汝叔母聞知各捉兒打之唯盛洛無母獨不被打
後爾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汝
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着緋綾袍銀裝帶
盛洛着紫織成纈通身袍黃綾裏並乘騾同去盛洛小
於汝三人並喚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
今寄汝小時所着錦袍表一領至宜撿看知吾含悲抱
戚多歷年祀禽獸草木母手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隔

今復何福還望見汝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公王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饑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為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今日以後吾殘命繫汝戴天覆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体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

理切以為怪護性至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
報書云區宇分崩遘離膝下三十五年誰同蔭保如此
不孝宿殃積戾惟應賜鍾豈悟網羅上嬰慈母子為公
侯母為僕隷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
不知饑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
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泉下耳不謂
齊朝鮮網惠以德音摩敦四姑並許哀放初聞此旨魂爽
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即蒙禮送平安入境以

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遙奉顏色崩慟肝腸但離絕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口未忍言唯叙齊朝寬弘大德與摩敦雖處宮禁常蒙優禮今者來鄴恩遇彌隆矜哀聽許摩敦垂敕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讀未周五情屠割書中所道無一字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寢食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破敗之日薩保年已十歲隣曲舊事猶目記憶況家門禍難親戚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

肌刻骨常纒心腑天長喪亂四海横流太祖乗時濟朝
撫運兩河三輔各遇神機原其事迹非相負背太祖升
遐薩保屬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
責至於歲時稱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絶胡顔
履戴負愧神明齋朝霈然之恩既已霑洽有國有家信
義為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顔生死肉骨
豈過今恩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絶母子
之恩亦賜許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嗚咽言不

宣心縈寄薩保別時所留錦袍年歲雖久宛然猶識抱此悲泣至於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齊朝不即發遣更令與護書要護重報護復書往返至於再三而母竟不至朝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移未送而母至舉朝慶悅大赦天下護與母睽隔多年一朝聚集凡所資奉窮極華盛每四時伏臘武帝率諸親戚行家人禮稱觴上壽榮貴之極振古未聞是年突厥率衆赴朝護以齊氏初送國親未欲即行復慮失信蕃夷不得已遂請東

征九月詔徵二十四軍及左右廂散隷秦隴巴蜀兵諸蕃國衆二十萬人十月帝於廟庭授護斧鉞出軍至潼關乃遣柱國尉遲迥為前鋒大將軍權景宣率山南兵出豫州少師楊標出軹關護連營漸進屯軍弘農迥圍洛陽柱國齊王憲鄭公達奚成營邙山護性無戎略此行又非本心故師出雖久無所克獲

周書曰護本令塹斷河陽過齊救兵然後同攻洛陽諸將謂齊兵必不敢出惟斥候而已值連日陰霧齊

騎直前圍洛軍一時潰敗惟尉遲迥率數十騎扞敵齊公憲又督邙山諸將拒之乃得全軍還權景宣攻克豫州亦引軍退楊標於軹關戰沒護乃班師以無功與諸將稽首請罪帝弗能責也天和二年護母卒尋詔起令視事五年詔賜護軒懸之樂六佾之舞護性甚寬和然暗於大體自恃建立功久當權軸所任皆非其人兼諸子貪殘僚屬縱逸莫不盡政害民

隋書刑法志曰護將有異志欲以寬政取人心然閒

於知人所委多不稱職用法寛弛子弟僚屬竊弄其權百姓愁怨控告無所

帝以其暴慢密與衛王直圖之七年三月十八日護自同州還帝御文安殿見護訖引入含仁殿朝皇太后先是帝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護謁太后太后必賜坐帝每立侍至是護將入帝謂曰太后春秋既尊頗好酒諸親朝謁或廢引進喜怒有時乖爽比諫未蒙垂納願兄今更啓請因出懷中酒誥授護曰以此諫太后護入

如帝所誡讀示太后未能訖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踣地又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懼斫不能傷時衛王直先匿户内躍出斬之

周書論曰有周受命之始宇文護實預艱難及文帝甍殂諸子沖幼羣公懷等夷之志天下有去就之心卒能變魏爲周捍危獲乂者護之力也向使加以禮讓經以忠貞桐宮有悔過之期未央終天年之數前史所載爲足道哉然寡於學術昵近羣小威福在己

征伐自出有人臣無將之心行人君不堪之事終於

妻子爲戮身首横分不亦宜乎

初帝欲圖護王軌宇文神舉宇文孝伯頗預其謀是日

軌等並在外更無知者殺護訖乃召宮伯長孫覽等即

令收護子柱國譚國公會大將軍莒國公至崇業公静

正平公乾嘉及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等并柱國侯

伏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

録尹公正袁傑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齊王

憲曰安出自皂隸所典庖厨而已未足加戮帝曰汝不知耳世宗之崩安所為也十九日乃詔暴護等罪大赦改天和七年為建德元年護世子訓為蒲州刺史其夜遣柱國越公盛乘傳鎮蒲州徵訓赴京師至同州賜死護長史叱羅協司録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護子昌城公深使突厥遣開府宇文德齎璽書就殺之三年詔復護及諸子先封謚護曰蕩並改葬之

叱羅協代郡人本名與武帝諱同後改焉少寒微甞為

州小吏以恭謹見知竇泰為御史中尉以協為治書侍御史泰向潼關協為參軍泰死協見獲文帝授大丞相東閤祭酒累遷相府屬從事中郎協歷事二京詳練故事又深自克勵文帝頗委任之然猶以家屬在東疑其戀本及河橋戰敗協隨軍還文帝知協不貳封寇軍縣侯後為大將軍尉遲迥長史率兵伐蜀行潼州事

周書曰時有五城氏猶趙雄傑等扇動新潼始三州民叛聚結二萬餘人據槐林山梓潼郡民鄧朏等招

誘鄉邑萬餘人復置泂應之同通州城城内粮少乏食協撫安内外咸無異心尋遣將討破雄傑復擊斬朏等餘賊或散或降

魏恭帝三年文帝徵協入朝論蜀中事賜姓宇文氏晉公護既殺孫桓李植等欲委腹心於司會柳慶司憲令狐整等二人並辭俱薦協護遂徵協入朝引與同宿深寄託之協誓以軀命自効護大悅以爲得協晚稍遷護府長史進爵爲公常在護側明帝知其材識庸淺每按

抑之數謂曰汝何知也猶以護所親任每含容之及明帝崩便投協司會中大夫中外府長史協形貌瘦小舉措褊急既得志每自矜高

周書曰朝士有來請事者輒云汝不解吾今教汝又其所言多乖事衷時莫不笑之護以其忠已每提奬之協既受護重委冀得婚連帝室乃求復舊姓叱羅氏許之又進柱國護以協年老許其致仕而協貪榮未肯告休及護誅除名建德三年以協宿齒授儀同三司賜

爵南陽郡公卒

馮遷字羽伐弘農人少修謹有幹能

周書曰遷歷官并州水曹參軍從魏孝武入關屢有功洛陽之戰遷先登陷陣遂中重瘡僅得不死

為護府司錄性質直小心畏慎兼明練時事善於斷決每校閱文簿孜孜不倦以此甚為護委任後以其舊齒欲榮以衣錦授陝州刺史遷本寒微不為時輩所重一旦刺舉本州唯以謙恭接待鄉邑人無怨者復入為司

錄累遷小司空自天和後以年老委任稍衰及護誅猶除名卒於家

張衡字建平河內人父允周萬州刺史衡幼懷志尚有骨鯁風十五詣太學受業研精覃思為同輩所推周武帝居太后憂與左右出獵衡露髻輿櫬叩馬切諫

通鑑考異曰周武居喪有禮疑衡自叙之妄

帝嘉之賜衣一襲馬一匹擢拜漢王侍讀衡又就沈重受三禮畧究大旨累遷掌朝大夫隋文受禪拜司門侍

郎及晉王廣爲河北行臺衡歷刑部度支二曹郎行臺廢拜并州摠管掾王轉牧揚州衡復爲掾王甚親任之衡亦竭慮盡誠奪宗之計多衡所建遷揚州摠管司馬熙州李英林反署置百官以衡爲行軍摠管討平之拜開府又王爲皇太子拜衡右庶子歷御史大夫甚見親重大業三年帝幸榆林郡還至太原謂衡曰朕欲過公宅可爲朕作主人衡馳至河內與宗族具牛酒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悅其山泉留宴三日謂

衡曰往從先皇拜太山之始塗經洛陽睹望於此深恨
不得相過不謂今日得諧宿願衡俯伏辭謝奉觴上壽
帝益歡賜其宅傍田三十頃良馬一匹金帶縑綵六百
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讓帝曰天子所至稱幸者
蓋為此也不足辭衡復獻食於帝帝令須賜公卿下至
衛士無不霑給衡以藩邸之舊恩寵莫比頗自驕貴明
年帝幸汾陽宫時帝欲大汾陽宫令衡與紀弘整具圖
奏之衡承間進諫以比年勞役百姓疲敝願稍加折損

為請帝意甚不平後嘗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時齊王暕失愛帝密令人求其罪有人譖暕違制將伊闕令皇甫詡從之汾陽宮又錄前幸涿郡及祠恒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帝譴衡以憲司皆不能舉正出為榆林太守明年帝復幸汾陽宮衡督役築樓煩城因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為不念咎因謂曰公甚肥澤且還郡衡復之榆林俄敕衡督役江都宮有人詣衡訟宮監者衡不為理還以訟書付監其人

大為監所因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其人詣玄感稱寃玄感心固非衡及與衡相見未有所言又先謂玄感曰薛道衡真枉死玄感具上其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怒鎖衡詣江都市將斬之既而除名放還田里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為八年帝自遼東還都衡妄言衡怨望謗訕朝政竟賜死於家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

張衡奉皇太子命入侍文帝疾俄帝暴崩宜入之本

傳內庶臨死數言方有著落
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唐武德初以為死非其罪贈大
將軍南陽郡公謚曰忠
或曰衡弑隋文承首非造意然以臣弑君子弑父兩
大惡皆兼隋煬身而衡敢承旨為之非賊臣而何獨
怪唐高祖以創業首君乃趣逆為忠耶隋書武德初
作義寧時唐高方擅大政於隋恭何與
宇文化及代郡武川人父述見別傳性凶險不循法度

好乘肥挾彈馳騖道中長安謂之輕薄公子煬帝為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臥内累遷至太子僕以納賄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俄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由此益驕處公卿間言辭不遜多所凌轢見人子女狗馬珍翫必託求之常與屠販者游以規其利煬帝即位拜太僕少卿益恃舊恩貪冒猶甚帝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日還京欲斬之方入城解衣辮髮託以主赦乃釋

隋書曰以公主故久乃釋此乃云主救之則成他日
弒逆之禍者主也主知義抱忠另有傳此一字不可
不辨
并智及並賜述為奴述薨後帝追憶之起化及為右屯
衛將軍將作少監時李密據洛口帝懼留淮左不敢還
都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羈旅見帝無西還意謀欲
叛歸時虎賁郎將司馬德戡揔領驍果屯東城風聞兵
士欲叛未審遣校尉元武達陰問之知其情因謀構逆

共所善虎賁郎將元禮直閤裴虔通互相扇惑曰聞陛
下欲築宮丹陽人人謀逃我欲言之恐先事見誅今知
而不言事發當族將如何虔通曰主上實爾德戡又謂
兩人曰我聞關中陷没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因其二
弟將盡殺之吾輩家屬在西安得無此慮虔通等皆懼
曰正恐旦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曰驍果若走可與俱
去虔通等曰誠如公言因遞相招誘又轉告内史舍人
元敏鷹揚將將孟景符璽郎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世

良城門郎唐奉義璧正張愷等日夜聚博爲刎頸交言無迴避坐中輒論叛計並相然許時李贇在禁令驍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謀益急又趙行樞

隋書曰行樞樂人之子家産巨萬

先交智及數侍楊士覽宇文氏甥二人同告智及智及素狂悖聞之喜即共見德戡期以三月十五日舉兵同叛劫十二衛武馬鹵掠居民財物西歸智及曰不然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

行樞世良請以化及為主約定方告化及
蒲山公傳載宇文士及說德戡等曰足下因民心謀
非常事逃非上策德戡曰柰何士及曰官家雖無道
士民尚畏服聞公叛亡必急追捕不如嚴勒士馬攻
其宮闕因人之欲黜廢昏凶推立明哲天下安而吾
徒亦安矣縱事不成威聲大振足使官家膽懾不敢
追討遲疑間自延數日比其議定公等行亦遠矣去
住俱萬全不亦可乎德戡大悦欲推化及為主士及

佯驚曰此非意所及但與公等救命耳
化及性駑怯初聞之大懼色動流汗久乃定義寧二年
三月一日德戡欲告衆人恐心未一更譎詐以脅驍果
謂許弘仁張愷曰君是良醫人主所親近出言惑衆衆
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徧告所識者言陛下聞驍果欲叛
多醖毒酒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羣情必駭
因而舉事無不諧矣其月五日弘仁等宣布此言驍果
遞相告謀反愈急德戡等知計行遂以十日悉召故人

諭以所爲衆皆伏曰惟將軍命是日風霾晝昏晡後德
戡盜御廐馬潛厲兵刃是夕禮虔通等直閤下專主殿
内奉義主閉城門門皆不下鑰至夜三更德戡於東城
内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望見火且聞諠
囂聲問是何事虔通僞曰草坊被焚外人救之故諠囂耳
中外隔絶帝以爲然孟秉智及集城外得千餘人劫候
衛虎賁馮普樂共布兵分屯郭下街巷至五更德戡授
虔通兵易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

殿殿內宿衛者傳呼有賊虔通乃還閉諸門獨開東門驅宿衛者出遂殺將軍獨孤盛武賁郎將元禮引兵進

資治通鑑曰帝先選驍健官奴數百人置玄武門謂之給使以備非常待遇優厚至賜以宮人司宮魏氏為帝所信化及等結為內應是日魏氏矯詔悉聽給使出外倉卒時無一人在者

德戡等引兵自玄武門入帝聞亂易服逃於西閣虔通

與禮進兵排左閤馳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房指云在西閤從往執帝帝謂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耳帝曰即為汝歸

資治通鑑曰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帝映窻扉謂之曰爾欲殺我耶對曰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還與此不同

虔通自勒兵守之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

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謁之但低頭據案答曰罪過時
士及在公主第弗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
桃樹不忍執詣智及久乃釋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
入朝堂號為丞相令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羣賊因復將
入

資治通鑑曰化及入朝堂裴虔通謂帝曰百官悉在
朝堂陛下須親出慰勞進其從騎逼帝乘之帝嫌其
鞍勒弊更易新者乃乘之虔通執轡挾刀出宮門賊

徒喜譟動地化及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於是引帝還寢殿德戡等挾白刃侍立帝歎曰我何罪焉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内極奢淫丁壯盡於矢刃女弱填於溝壑四民喪業盜賊鋒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我實負民爾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為首耶德戡曰普天同怨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彝數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為亦爾德彝慙而退

遣令狐行達弒帝宮中

資治通鑑曰賊欲弒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文舉等不許使令狐行達頓帝令坐帝自解練巾授行達縊殺之初帝自知必及禍常以罌貯毒藥自隨謂諸幸姬曰若賊至汝曹先飲之然後飲我及亂顧索藥左右皆逃竟不得蕭后與諸宮人撤漆牀板為小棺殯於西苑流珠堂

又執朝臣不同己者數十人及諸王外戚無少長皆害

之唯留秦孝王子浩立為帝
資治通鑑曰化及以左武衛將軍陳稜為江都太守
綜領留事令內外戒嚴云欲還長安皇后六宫皆依
舊式為御營營前别立帳化及視事其中伏衛部伍
皆擬乘輿
十餘日奪江都人舟檝從水路西歸至顯福宫宿公麥
孟才折衝郎將沈光等謀擊化及反為所害化及遂入
據六宫自奉一如煬帝故事每帳中南面端坐有白事

者默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啓狀共奉義方裕世良愷
等參決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復奪人車牛得二千兩
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
三軍始怨德戡失望語行樞曰君大悮我當今撥亂必
藉英賢化及庸暗必敗若何行樞曰廢之何難因共李
孝本宇文導師尹正卿等謀以後軍萬餘襲殺化及立
德戡為主弘仁知之密告化及盡收德戡及支黨殺之
引兵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元文都推東恭帝為主

拜李密為太尉令擊化及密壁清淇徐世勣據黎陽倉與密以烽火相應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於弘達為密所擒送於東恭帝獲烹之如斛斯政之法化及糧盡渡水濟渠與密決戰於童山遂入汲郡求糧又遣使拷掠東郡吏民責米粟王軌怨之以城歸密化及大懼自汲郡率衆將圖以北諸州其將陳智畧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密化及尚有衆二萬北走魏縣張愷與其將陳伯謀去之事覺為化及

所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
奏女樂醉後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為計强表立我
今所向無成負弑主名天下不納豈非由汝滅族乎抱
其兩子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從不賜尤及其將敗乃
欲歸罪何不殺我降竇建德兄弟數相鬬鬩言無長幼
醒而復飲以此為恒自知必敗乃嘆曰人生故當死豈
不一日為帝乎於是鴆殺浩僭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
建元天壽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四旬不克反為所

䀻乃東北趣聊城將招攜海内諸賊遣士及狗濟北徵求餉餽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

隋書曰并招化及化及不從噫逆賊豈可招不及賓建德伏羲鳴鼓遠矣

神通圍之十餘日不克而退竇建德悉衆攻之

建德事見新唐書者不詳注惟注其與隋相涉者

新唐書曰建德貝州漳南人初爲盜保高雞泊傾身接物執苦與士卒均能致人死力後自稱將軍初他

盜得隋官及士人必殺之惟建德恩遇甚厚隋郡縣吏多以地歸之勢益張兵至十餘萬大業十三年築壇場於河間樂壽自稱長樂王十四年更號夏王建元丁丑敗隋右翊衛將軍薛世雄攻河間郡丞王琮未下聞煬帝遇弑琮率吏發喪乘城大臨建德使人弔之爲退舍飭饌具琮率郡屬素服面縛軍門建德親釋其縛與言隋亡琮伏哭極哀建德亦爲泣麾下以琮久拒守多殺士請烹之建德曰琮忠臣吾方旌

擢以勵事君且往為盜可殺人令將安民定天下而害忠臣乎即令其君曰與琮隙者敢輒搖罪三族授琮瀛州刺史始都樂壽備百官準開皇故事國號夏改元五鳳　新唐書載竇建德語其下曰吾隋民隋吾君也今化及弑之大逆不道乃吾仇欲為天下誅之何如其臣宋正本等對曰大王奮布衣起漳南隋之列城莫不爭附者以能仗順扶義也化及為隋姻里倚之不疑今戕君而夸其國仇不共天請鼔行執

其罪建德善之即引兵討化及

先是濟州賊帥王薄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共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擒化及悉虜其衆先執智及元武達孟景楊士覽許弘仁等皆斬之乃以檻車載化及至大陸縣城下數其弑逆并二子承基承趾皆斬之

資治通鑑曰化及且死更無餘言但云不負夏王

傳首突厥義臣公主梟之虜庭

資治通鑑曰建德得隋宫人千數悉放之其文武驍果尚萬餘各聽所之乃以誅化及報越王侗時已稱帝侗封之夏王隋官如裴矩何稠崔君肅等皆授以顯秩餘皆隨才署職委以政事有願往東都及長安者悉聽不留仍給道里費以兵護出境建德初與王世充結歡俄世充篡位乃絶之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書稱詔追謚大業君為隋閔帝以齊王暕遺腹子正道為鄖公

士及自濟北西歸唐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羣聚鬬雞放鷹狗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烝淫醜穢無所不為妻長孫氏妬以告述述雖為隱大忿纖芥之愆必加鞭箠弟士及自恃尚主又輕之惟化及事事營護父再三欲殺輒救免之頗相親昵遂勸化及遣人入番私相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惡為化及請命帝因兩釋之述將死抗表言智及兇悖必破家帝後思述拜智及將作少監江都弑逆皆智及謀也化及為丞相以為右僕

射領十二衛大將軍及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獲而斬之
并其黨十餘人皆暴屍梟首
司馬德戡扶風雍人父元謙仕周為都督德戡幼孤以
屠豕自給有桑門釋粲通德戡母娥氏撫教之因解書
記開皇中為侍官漸遷至大都督從楊素出討漢王諒
充内營左右進止便僻俊辯多姦計素大善之以勳授
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為鷹揚郎將從討遼左累遷虎賁
郎將煬帝甚昵之從至江都領左右備身驍果萬人營

於城內因隋末大亂乃率驍果反語在化及傳既執帝

與其黨孟景等推化及爲丞相化及首封德戡爲溫國

公加光祿大夫仍統本兵然意甚忌之後數日化及署

將分配士卒乃以德戡爲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

兵由是懷怨所獲賞物皆賂智及智及爲之言行至徐

州捨舟登陸令德戡將後軍乃與趙行樞李孝本尹正

卿宇文導師等謀襲化及遣使孟海公結爲外助遷延

未發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陽爲

游獵至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參謁因執之并其黨與化及責之曰與公戮力出於萬死今始事成願得同守富貴何為反耶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毒害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不對命送至幕下縊殺之

裴虔通河東人初煬帝為晉王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校尉帝即位擢舊左右授宣惠尉累從征役至通議大夫與司馬德戡同謀作亂先開宫門騎至成象殿殺將

軍獨孤盛執帝於西閣化及以虔通為光祿大夫莒國公化及引兵而北令鎮徐州化及敗後歸於唐高祖即授徐州總管轉辰州刺史封長蛇男太宗初以隋朝弑逆罪除名徙嶺表死

資治通鑑曰虔通常言除隋啓唐自以為功頗有觖望之色及得罪怨憤死　舊唐書曰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裴虔通煬帝舊左右而親為亂首豈可猶使宰民訓俗乃詔曰天地定

位君臣義彰雖時經治亂主或昏明疾風勁草繩繩無絶剖心抉體赴蹈如歸夫豈不愛七尺軀重百年命諒由君臣義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節於當時立清風於身後趙高殞二世董卓鴆弘農人神所疾異代同憤況凡庸小豎有懷凶悖遐觀典策莫不誅夷辰州刺史長蛇縣男裴虔通昔在隋代委質晉藩煬帝以舊邸之情特相愛幸遂志蔑君親潛圖弑逆密伺間隙招結羣醜長戟流矢一朝竊發天下之惡就

云可忍宜其夸宗焚首以彰大戮但年代異時累逢赦令可特免極刑除名削爵遷配驩州又詔萊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都督府長史唐奉義隋虎牙郎將元禮並於隋代蒙任用乃協宇文化及構成弒逆宜依裴虔通除名配流嶺表　貞觀七年又詔曰宇文化及弟智及司馬德戡裴虔通孟景元禮楊覽唐奉義牛方裕薛良元敏馬舉元武達李孝本李孝質張愷許弘仁令狐行達席德方李覆等

大業季年咸居列職或恩結一代任重一時乃包藏凶慝罔思忠義爰在江都遂行弒逆罪百閻趙釁深梟獍雖事是前代歲月已久而天下之惡古今同棄宜置重典以勵臣節其子孫並禁錮勿令齒敘　愚按裴虔通等朋弒俱宜無分首從與宇文化及同戮唐高祖容而不誅又封之視竇建德有慙德矣太宗兩詔雖快但法不敵辜終不如建德是舉尤快然則唐高祖之斬建德也何哉

元敏河南洛陽人父壽見別傳敏頗有才辯而輕險多詐壽卒帝追思之擢敏內史舍人交通博徒數泄省中語化及之反敏創其謀偽受內史侍郎為沈光所殺

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胡人祖支頹褥徙居新豐頹褥沒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瓊粲遂納為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粲粲愛養之因姓王氏官至懷汴二州長史世充捲髮豺聲沈猜多詭詐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為人言也開皇中為左

胡衛後以軍功拜儀同授兵部員外郎善數奏明習法律辯弄文墨高下在心或有駁難者世充利口飾非辭義鋒起衆雖知其否而莫能屈煬帝世累遷江都郡丞時帝數幸江都世充善候帝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宫監乃雕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媚帝帝益昵之大業八年隋始亂世充内懷徼倖卑身禮士陰結豪俊多收衆心江淮間人素輕薄又屬賊盜羣起民多犯法有繫獄抵罪者世充枉法出之以

樹私恩及楊玄感及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萬帝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克世充募江都萬餘人往擊頻破之每有克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取人爭為用功最多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世充以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都梁山為五栅相持不戰後因其懈出兵奮擊大破之

新唐書曰世充保都梁山不戰羸兵示弱讓笑曰世

充文法吏安知兵吾今生縛之鼓行下江都矣時百姓皆入保野無所掠謨衆餒又苦五壁閉道不得南即分兵圍之世充數戰陽不利走壁謨益驕數日稍分其下南畧纔留兵足圍壁世充知賊懈夜令杜撒幕為方陣外向毀垣旦出奮擊大破之乘勝盡滅諸賊謨以數十騎遁斬首萬人六畜軍資盡獲帝以世充有將才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破之

畧記曰阬其衆二十餘萬於黄亭澗澗長數里深澗

數文積尸與之平　雜記曰世充貪而無信利在子
女資財阬八千餘人於黃山下
然性多矯偽能自勤苦以求聲譽十一年突厥圍帝於
雁門世充盡發江都人往赴難反首垢面悲泣無度曉
夜不解甲藉草坐臥帝聞以為愛己益信任之十二年
遷江都通守時厭次人格謙為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
子䴚中世充破斬之威振羣賊又擊破盧明月於南陽
後還江都帝大悅執杯酒賜之時世充又知帝好內乃

言江淮良家多美女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愈喜密令
世充閲覩諸女資質端麗合法相者取正庫及入京物
將納之所費不可勝計帳上所司云敕别用不顯其實
有合意者則厚賞世充或不中者又以賚之後令以舟
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乃沈舟淮泗中沈溺殺
者前後十數或有發露世充又為秘之又别簡閲以供
進益見親昵遇李密攻陷興洛倉進逼東都官軍數敗
光祿大夫裴仁基以虎牢降密帝惡之乃大發兵特發

中詔以世充為將軍拒密於洛口前後百餘戰互有勝負世充乃引軍渡洛水逼倉城
新唐書曰有氣若城壓其營　蒲山公傳曰密築長城掘浮塹周迴六十里自固
李密與戰世充敗績
畧記曰世充移兵洛北仍令諸軍臨岸布兵別造浮橋橋先成者輒渡前後不一密伏兵發遂敗績　資治通鑑曰虎賁郎將王辯破密外柵密營中驚擾將

潰世充不知鳴角收衆密因率敢死士乘之世充大

敗

赴水溺死者萬餘人世充僅自免洛北諸軍皆潰世充不敢入東都北趣河陽時天寒大雨雪兵既渡水衣皆霑濕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世充自繫獄請罪東都帝時為越王遣使赦之召令還都賜金帛美女安之收合亡散屯含嘉城中不敢復出宇文化及弑帝於江都世充與太府元文都將軍皇甫無逸

右司郎盧楚奉越王爲一以世充爲吏部尚書封鄭國
公及帝用元文都盧楚謀拜李密太尉尚書令密遂稱
臣復以兵拒化及於黎陽遣使獻捷衆皆悦世充獨謂
麾下諸將曰文都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爲李密擒
且吾軍人馬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
爲之下吾屬無類矣出此言激怒其衆文都知而大懼
與楚等謀因世充入内伏甲殺之期有日矣將軍段達
遣女壻張志以楚等謀告之世充夜勒兵圍宮城將軍

贊雕田世閣等與戰於東太陽門外雕敗世充遂攻門而入

河洛記曰初元文都欲自為御史盧楚已為宣詔王世充固執不可乃止文都大恨盧楚私謂文都曰王世充外軍一將領軍屢衄吾方圖外賊且從捨過翻更宰制人跋扈縱橫不除恐為國患文都以為未可欲當朝上奏縛之御前楚善之文都懷奏入殿趙季卿私告世充遂奔含嘉作亂與此不同

無逸以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宮門尚閉世充遣人扣
門言於帝曰元文都欲執皇帝降於李密段達知而告
臣臣非敢反誅反者耳文都聞變入奉帝於乾陽殿陳
兵衛之令將帥乘城拒難兵敗獲文都殺之帝不得已
命開門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者明日入謁頓首
流涕言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為此不敢背國
言訖陳謝

資治通鑑曰世充既殺元盧入見皇泰主於乾陽殿

皇泰主責以擅誅世充拜伏流涕謝曰臣蒙先皇采
拔粉骨非報文都等包藏禍心欲召李密危國疾臣
遂異深積猜嫌臣迫於救死不暇聞奏若内懷不臧
違負陛下使臣闔門殄滅辭淚俱發皇泰主以為誠
與語久之世充又於劉太后前披髮為誓稱無二心
尋遣韋節等諷帝命拜已為尚書左僕射總督内外諸
軍事又授其兄惲為内史令入居禁中子弟咸典兵馬
分政事為十頭悉其黨主之威振内外帝拱手而已未

幾李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倦世充欲乘弊擊之恐人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立祠洛水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信妖妄故出此言惑之衆皆請戰世充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千餘疋營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化及心輕世充不設壁壘世充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軍秣馬蓐食既而宵濟人馬奔馳比明薄密密出兵應之

陣未成列兩軍合戰

壺關錄曰王世充與密戰牽貌類密者過陣前云已獲李密矣密兵遂亂　革命記曰世充先於衆中覓得狀似密者陰畜之至偃師城下與密未大相接遽令數千騎馳將所畜人首來云殺得李密世充佯不信遣衆共視咸言是遂於城下勒兵擲頭與城中人城中人亦言是遂以城降

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下壓密營營中亂無

能拒者即入縱火密車大驚潰降其將張童兒陳智畧
進下偃師初世充兄偉及子玄應隨化及至東郡為密
所得皆囚城中至是盡獲之又執密長史邴元真妻子
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
父兄兵次洛口元真虔象等舉倉城應之密以數十騎
遁世充收其衆而還
資治通鑑曰初世充將戰誓衆曰今日之爭非直爭
勝負死生在此一舉若其不捷必無遺類各宜勉之

至是果大捷

東盡於海南至於江悉來歸附世充又令韋節諷帝拜

已為太尉署置官屬以尚書省為其府事無大小悉關

太尉府臺省監署莫不闃然

新唐書曰世充設三榜於府外一求文學堪濟世務

者一武幹絶衆摧鋒陷陣者一能治寃抑者由是上

書陳事日有數百皆慰勞省接雖吏卒必飭詞誘納

而世充素詭妄不能讎其語士大夫遂二初殺元文

都等欲說衆取信請事侗母劉太后為假子至是加號聖感皇太后散騎常侍崔德本曰比王莽文母何異乎後食侗前得嘔疾疑見毒遂不復朝

尋不稱鄭王遣其將高略帥師攻壽安不利而旋又帥師攻圍穀州三日退明年自稱相國受九錫備法物

通鑑曰世充寇新安外示攻取實召文武附己者議受禪李世英曰四方所以馳赴東都以公能中興隋室故也今九州之地未清其一遽正位號恐遠人背

叛去矣長史韋節楊續等皆言隋氏數窮在理昭然而太史令樂德融又言昔年長星出乃除舊布新象今歲星又在角亢亢鄭之分野宜亟順天道獨外兵曹參軍戴胄曰君臣猶父子休戚同之莫若竭忠殉國則家國俱安矣世充詭稱善及議受九錫復固諫世充怒出為鄭州長史

是後不入朝矣有道士桓法嗣自言解圖讖世充昵之法嗣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干驅羊法嗣云

楊隋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楊後明相國代隋為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則相國名矣當德被人間應符命為天子世充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以法嗣為諫議大夫世充使人獻印及劔又言河水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其頸自言符命散於空中或有彈射得鳥來獻者亦拜官爵既而逼帝遜位於己帝不許遣使謂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又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

義不遵負遂僭即皇帝位建元開明國號鄭唐太宗帥師圍之世充頻出戰輒不利諸城相繼降世充窘迫遣使請救竇建德建德率兵援之至虎牢太宗破之擒建德詣城下世充將潰圍出諸將莫應乃出降至長安為讎家所殺俱詳唐書世充兄世惲世充篡位封齊王裴仁基等謀殺世充復立東恭帝事泄世惲言於充曰仁基等謀反正為潞國公尚在故也宜早除之世充從其言乃遣兄子唐王行則刜王行本及家奴梁百年酖帝

帝曰更為請而主以往者之言未應至此百年欲為啓請世惲不許又請與母故劉太后辭訣亦不許乃布席焚香禮佛曰願自今以後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絶以帛縊殺之世惲後隨世充降唐與世充同為獨孤修德所殺餘兄弟子侄從蜀在道皆坐謀反誅

隋書曰化及庸懦下才荷恩累葉王世充斗筲小器遭逢時幸俱蒙獎擢禮越舊臣或躬為戎首或親行酖毒釁深指鹿事切食蟠故梟獍凶魁相尋菹戮蛇

豕醜類繼踵誅夸快忠義於當年垂炯戒於來葉嗚呼為人臣者可不殷鑒哉　予之跋南史賊臣也則賊其君劉裕輩矣北為誰曰高洋賊以弒其君魏靜楊堅賊以弒其君周靜宇文泰名臣而賓主亦賊以連弒二君雖然若輩皆橫於賊而獨元修橫於賊又愚於賊與故君㬎恭朗皆同枝而先後加害且加於恭所保全之㬎則橫與㬎恭朗皆逼迫權臣搖搖然處天位若懸旌而不相憐反相殘則愚或曰楊廣兼

弑君父尤甚然廣亦横於賊而獨横兼以愚者修賊
風斯下矣噫於爾朱兆宇文化及等何誅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九十